

# 千面郎君

[美国]萧逸



民族出版社

# 千面郎君

〔美国〕 萧逸

民族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周凤荣

## 千面郎君

〔美国〕萧逸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17.5印张 字数：340千字

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0,000册 定价：3.90元

ISBN 7-105-00593-9/I·117

(汉8)

定价：3.90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  | 阴错阳差生死恨 ..... | 1   |
| 第 二 章   | 千里迢迢上月庵 ..... | 36  |
| 第 三 章   | 幽谷笛声传福音 ..... | 71  |
| 第 四 章   | 飞杯敬酒震高人 ..... | 103 |
| 第 五 章   | 香庄转眼血衣红 ..... | 135 |
| 第 六 章   | 无涯孤子万里行 ..... | 168 |
| 第 七 章   | 玉笠老人锦衣口 ..... | 197 |
| 第 八 章   | 人生长恨水长东 ..... | 225 |
| 第 九 章   | 无情荒地有情女 ..... | 257 |
| 第 十 章   | 一失足成千古恨 ..... | 287 |
| 第 十 一 章 | 女中豪杰文无咎 ..... | 316 |
| 第 十 二 章 | 狭路相逢双飞燕 ..... | 346 |
| 第 十 三 章 | 人生如戏变无常 ..... | 375 |
| 第 十 四 章 | 春花秋月人何在 ..... | 405 |
| 第 十 五 章 | 追本溯源青风令 ..... | 436 |
| 第 十 六 章 | 深山古洞藏真经 ..... | 466 |
| 第 十 七 章 | 白骨门紧急律令 ..... | 495 |
| 第 十 八 章 | 其人将死言也善 ..... | 524 |

## 第一章

### 阴错阳差生死恨

因果轮回遭报应，  
万家生春菩萨心。  
佛道五圣超俗辈，  
英雄天助破苦城。

月星！  
风高！  
鬼泣！  
神嚎！  
劫难！

生死恨！

这是一个夜阑人静的深夜！

“白骨门”的大堂上，坐着一位年逾半百的大汉，古铜色的脸，在明亮的烛光照映下，散发出闪烁的油光，唇边的二髭老鼠胡子，不停地晃动着。

在他的左右，分站着八大护卫，牛头马面，刀光剑影，使人见了不免心生寒惧，整个大堂上，人影幢幢，四周的空气，沉闷得几乎使人透不过气来！

此时，忽听有人喊道：“犯妇带到！”

只见四名武士，夹持着一名黑衣黑巾的妇人，拖到堂上。

白骨门主见犯人带到，目含淫威，对黑衣妇人问道：“你的丈夫现在何处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嘿嘿！白骨门主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到很干脆，说不知道，就能推却责任吗？”

黑衣妇人神色木呆，无奈地继道：“近日我根本没有见到过夫君，自半月前出远门，离开我母子后，迄无音信，叫我从哪里知道呢？”

白骨门主闻言色变，猛地一拍桌子，厉斥道：“你既坚不吐实，本座只好下令行刑了！”

那中年妇人挣扎了一下，忽然扑地跪了下去，求道：“妾身自知难逃死罪，但我的儿子……”

一阵哽咽，喘吁着无法再接下去。

白骨门主又是一声轻叹，凝重地道：“你放心，本座会饶他一死，但要永远逐出白骨门！”

“可容妾身见一面？”

白骨门主又是一阵沉吟，然后轻轻吩咐道：“带薛镇山！”  
身旁侍立之人立刻一声暴喏，朗声传呼道：“带薛镇山……”

不久，一阵狂奔的脚步声传出，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年飞奔而至，凄厉地叫道：“娘……娘……”

踉跄奔到中年妇人面前，伏地哭了起来。

中年妇人倒出乎意外地平静，幽幽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孩子，你十几岁了？”

那名叫薛镇山的少年怔了一怔，收泪道：“孩儿十五岁了！娘难道不……”

中年妇人沉声接道：“十五岁已算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，英雄流血不流泪，娘没有教训过你么？……”

薛镇山震一震，连忙揩揩泪渍，道：“娘！可是您……”

中年妇人不待他说完，立刻喝道：“你伯父已经答应饶过你了，还不快快去叩谢饶命之恩！”

薛镇山大叫道：“不，孩儿要替娘一死……大伯父，求您答应……”

白骨门主突然离座而起，中年妇人面色惨变，俯在薛镇山耳边急急说道：“孩子，记住我上次的话，快离白骨门，快些……”

下面的话却淹没在一片震天的焦雷声中，等到雷声过去，那中年妇人早已被两名刽子手拖到了断头台上。

薛镇山啊的一声尖叫，双手蒙面，转开头去。

身后传来一阵尖锐的滑轮急转之声，而后是咋的一声巨响。

薛镇山钢牙紧咬，突然转向白骨门主破口大骂道：“薛公

凌，老禽兽，好毒辣的手段……”

白骨门主又复拂袖一阵喝道：“逐出白骨门，永远不许踏回泰山境内！”

薛镇山依然骂不绝口，但却立刻被四名黑衣彪形大汉象鹰抓燕雀一般地拖向寨外而去。

叫骂哭喊的声音逐渐远去，除了风声，雷声而外，广场中却沉静得令人透不过气来。

白骨门主魁梧的身躯缓缓踱向断头台前，望望满地的鲜血，身首异处的尸体，悠悠一叹象自语般地喃喃道：“死得……冤枉！把她厚葬了吧……”

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直抵大寨门前，蹄声甫歇，一条人影急如怒矢地射向广场中的断头台前。

只见那人是衣饰华丽的锦装汉子，年约四旬左右，目光四射，大刺刺地向白骨门主拱拱手道：“小弟见过大哥！”

白骨门主微感讶异地道：“三弟……你怎么来的？”

那华服汉子顿足道：“小弟一路急赶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……杀错了人！”

说话之间，俯身向那身首异处的中年妇人脸上一抓，只见一张人皮面具应手而落，呈现出一张先后完全不同的面孔来。

白骨门主并无惊讶之色，轻轻点头道：“值不得大惊小怪，这是我早就知道的！”

那华服汉子叹口气道：“大哥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那薛镇山呢？”

白骨门主怔了一怔，捋髯沉吟道：“自然也是假的！”

华服汉子肯定地叫道：“真的！”

白骨门主轻轻踱了几步，道：“这……似乎不大可能



吧！”

华服汉子苦笑一声道：“我也知道大哥不会相信，请您看看这个！”

探手袖中，取出一个布卷，递了上去。

白骨门主伸手接过，打开匆匆一看，不由大为震动。

虽然看不出神色表情，但由他颤抖的十指可以看出他激动已极。

华服汉子皱眉道：“大哥早做决定，如不把他抓了回来，只怕……”

白骨门主恍如梦醒，不待他说完，立刻沉声叫道：“黑骑堂……”

只见一名黑衣人飞步趋前，施礼恭应道：“属下在！”

“速率你得力属下，抓回薛镇山！”

“遵谕！”

那黑衣人一声朗应，后退三步，然后身形一旋，如飞而去，不久，但听一片急促的马蹄声，由近而远，顷刻而息。

天空中闪电急掣，霹雳暴响，使整个大地山岳颤栗，终于，倾盆大雨落了下来。

白骨门主动也不动，任由大雨浇在身上，仿佛变成了一尊石像。

那华服汉子则由背后小包中取出一件油布雨衣，轻轻披在了自己身上，四周所有的白骨门之人，一个个同样地象变成了石像一般，没有一个人移动过一下。

大约盞茶之后，急促的马蹄声透过风雨雷电之声隐隐传来，只见那黑骑堂堂主象鸭子般飞驰入报。

“属下无能，不曾追到薛镇山！”

白骨门主顿足叫道：“糟了！糟了……屠总护法！”

一名黑衣白髯的矮瘦老儿也象水鸭子般恍身趋前，俯首道：“下座听候吩咐！”

“由你督率外五堂堂主速简精锐，捕回薛镇山，百里方圆之内的每一方寸之地，都要细搜查！”

“下座遵谕！”

旋身急转，大喝道：“本座奉门主严谕，希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各堂堂主各派高手一百人，即时齐集大寨门前，听候指派！”

休看他人生得瘦小，但声音却洪亮异常，虽在风雨雷电的狂啸声中，依然听得清晰入耳。

四面立刻响起数声轟然暴啞，广场中石像般的人群起了一阵骚动，一部分随着总护法屠五行，飞步向大寨外驰去。

约有半盏茶左右，只听马蹄繁响，一拨一拨的人马由近而远，风驰而去。

白骨门主仰首向天，又悠悠地叹了一口气。

天色将亮之时，业已风息雨止。

白骨门主湿衣未换，焦灼地在大寨聚义厅中踱来踱去。

那华服汉子则在一旁呆坐发怔。厅内厅外，无数的黑衣人分排侍立，自然也都是穿着夜来淋透了的湿衣。

终于，一片马蹄声急驰而来。

白骨门主登时紧张了起来，大步踱至厅门，翘首以待。

不久，总护法屠五行率领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外五堂堂主相偕而至，但却个个垂头丧气，由屠总护法为首，在厅门前俯首禀道：“下座……”

白骨门主大叫道：“动用外五堂数百高手，连一个逃去未

久的小孩子都没有抓来么？”

“是……下座无能，……但已遵从门主令谕，搜遍了百里方圆的每一方寸之地，仍是没有他的影子……”

“难道他上了天入了地么？”

屠总护法双膝一软，扑地跪了下去，俯首道：“请门主依律治下座无能之罪！”

外五堂堂主也都一个个矮了半截，随在屠五行之后跪了下去。

白骨门主重重的叹口气道：“你们起来……唉！这是劫数！劫数……”

那华服汉子轻步走了过来，道：“大哥，不能相信劫数，要尽人事！”

白骨门主点头道：“那是自然……”

声调一沉，叫道：“文师爷，准备飞羽传书！”

只见一个瘦骨棱棱，摇头晃脑，手摇折扇的老人一摇三摆地走了过来，向白骨门主一个到地的长揖，道：“学生早已准备妥当了！”

白骨门主沉声吩咐道：“第一、飞书飞虎堡神风门，武威门，要他们即刻广遣属下徒众，在南七北六一十三省中布起一片漫天大网，务必擒回薛镇山。第二、将薛镇山年貌特征详细书明，飞书通知七大门派，三教九帮，请他们协助查辑，凡能捕得薛镇山送归本门者，俱受上赏，酬万金，如隐匿掩护，知而不报者，不论任何门派教帮，一律视为本门之敌，白骨万乘，即刻兴师讨伐。”

文师爷喏喏应声，长揖转身而去。

那华服汉子微微一笑，十分自信地道：“这样一来，就算那

孩子果真助生双翼，也无法逃得出去了！”

白骨门主则又幽微地叹息一声，一言不发，转身向内寨走去。

不久——

白骨门中二十余支苍鹰相继冲天而起，在空中盘旋一周，分向四方飞去，瞬息之间消逝无踪。

薛镇山被逐出白骨门大寨，被两名黑衣人狠命一推，踉跄倒地，但他钢牙紧咬，一挺身又站了起来。

雷轰电掣，与黑黝黝的山林，构成一幅阴森森的画图，有如无数的幽灵巨兽要把他吞噬下去。

他恨恨地回顾了白骨门大寨一眼，举步向傲来峰下跑去！忽然——

他跑出不过数丈距离，蓦见路旁野草丛中一动，一条白影疾逾怒矢，向他身旁射了过来。

薛镇山愕然一惊，尚未呼叫出声，已被那人掩住口唇，一手抓住肩头，只听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畔叫道：“孩子，别怕！”

原来那是一个和被杀的妇人一模一样，完全相同之人！

薛镇山挣扎了一下，叫道：“娘！您……”

那妇人眸光四掠，急急地道：“此处不是谈话之所，孩子，随娘快走！”

不管薛镇山反对为何，拦腰一抱，将他抓了起来，有如猛虎归山，一跃数丈，迳向泰山之下奔去。

薛镇山只觉耳边生风，眼前景物飞驰而过，眨眼之间已经到了泰山之下的一片坟地之中。

那坟地约有十亩方圆，松柏密生，十分隐秘。

那妇人把薛镇山放下地来，在一座巨坟前的石碑上伸手轻轻一按。

一片轧轧之声过后，石碑前的供台忽然向一旁移了开去。

薛镇山喘吁了一下，道：“娘，这是为什么……？”

那妇人神色匆遽地道：“这里比较安全，娘有很重要的话告诉你。”

拉起薛镇山，向打开的洞穴走了下去。

洞穴之内是一道斜斜的石阶，大约二十余级，下面是一间空空荡荡的石室，象是坟中棺木已经移去，匆匆建造的一处秘密地穴。

薛镇山环目四顾，皱眉道：“娘有话可以说了！”

那妇人双目蕴泪，道：“孩子，你……对娘似乎有些冷淡。……”

薛镇山苦笑一声道：“孩儿不知道究竟有几个娘，连您……已经是三个了，都是一样的面目，一样的声音……一个死了，一个被杀，一个……”

那妇人叹口气道：“一时之间，为娘没法和你解释清楚，就算解释清楚了，大约你也无法相信。……”

“那么，孩儿永远无法明白了……”

“不，等你报了大仇之后，自然就会明白一切。”

薛镇山咬牙道：“当然我要报仇，我娘……不，是我第二个娘死得太惨了？我一定要亲手杀死薛公凌那老贼……”

那妇人双眉微锁，道：“孩子，杀死薛公凌并不全是为你被杀的假母亲报仇，主要的是你爹爹……”

“我爹爹……？”

薛镇山不由叫起来道：“我爹爹逃亡在外，虽不见容于白骨门与他的兄弟，可是他却好端端地活着，要替他报什么仇？”

那妇人凄然一笑道：“孩子，你爹爹已经死了，是薛公凌那老贼害死了他……”

“但那逃亡在外的又是谁呢？”

“根本并无其人，那只是为娘假造的谣言，以便那老贼生疑，有所顾忌！否则，他怎会放你出来！”

薛镇山钢牙紧咬，道：“我爹爹是怎样死的？”

“被薛公凌用鸩酒毒死，是为娘盗走尸体，故布疑阵，使那老贼疑心你爹爹伪死而遁。”

薛镇山如坠五里玄雾之中，他有满腹疑团，一时却不知由何问起。

先后他有三个母亲，究竟哪一个是他的生身之母？

他的父亲是真的死了，还是仍然活着？

他能相信这个母亲的话么，为什么她会知道自己此时被逐出白骨门来？为什么三个母亲都是一模一样，分不出一真一假！

更重要的一点是，为什么他会有三个母亲？

认真说来，他还是对于被杀的母亲有着较深的感情，他心中暗暗决定，他要依照她的遗言去做……

忽然——

一阵马蹄声急驰而过。

那妇人神色一动，悄声道：“听，那一定是追捕你的人马！”

薛镇山摇摇头道：“薛公凌已经答应放过我，条件是不许

再回白骨门，以他的身分地位，大约不会出尔反尔！”

那妇人苦笑道：“你不懂，薛公凌所以放过你，是因为你是假冒的薛镇山，倘若他知道你真的是铁腕书生薛春慈之子，情形就会完全不同了！”

薛镇山愕然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！难道连我自己也有假的？”

那妇人皱眉道：“为娘此刻无法解释，现在你要记住为娘的话，离此之后，星夜赶奔巫山起云峰，峰下有一座待月庵，庵中只有一个独目老尼，向他讨还白骨门镇山之宝‘紫金晶珠’，……”

薛镇山心中愕然，因为她说的与他那被杀的母亲所说的完全一样。

只听那妇人继续说下去道：“那晶珠虽小，但其中却藏有一部《天罡真经》，你要找一处隐秘之地，把上面所载的武功参透练熟，而后再回来报仇！”

薛镇山道：“如果孩儿见到老尼之后，他不相信我是薛镇山呢？”

“她会验你背上的红痣！”

薛镇山心头大震，仔细凝视着面前的这个母亲，难道他才是自己的生身之母么？要不然她怎么会知道自己背上有三颗红痣？

那地穴顶部并不甚厚，可以听得出倾盆的雨声，与一阵阵急驰而过的铁蹄奔走之声。

他心中暗暗嘀咕，看情形，薛公凌真有了悔意，否则绝不会有这样多的白骨门人冒雨奔走。

那妇人双眉微锁，咬牙道：“那老贼派了白骨门人，存心要

把你抓了回去，若非为娘及时把你带来此处，只怕你……”

忽然双手抓住他的肩头，忍不住大声而哭。

薛镇山凝注着他这个母亲，不由一阵鼻酸，也流下泪来。

那妇人揩揩泪渍，松开抓住薛镇山肩头的双手，露出一丝强笑道：“孩子，你记住为娘的话了么？”

薛镇山凝重地道：“就是娘不说，孩儿也早记住了！”

那妇人点首道：“不错，这些话你假母大约早告诉你了，但愿皇天保佑，使你顺利地学成神功，早报亲仇！”

薛镇山皱眉道：“娘……不能和孩儿同去么？”

那妇人震了一震，摇头流泪道：“为娘……不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娘有不得已的苦衷，这些……迟早你会明白……”

话锋一转，急道：“你是毫无武功的人，此去巫山，迢迢数千里，不是容易到得了的，为娘要为你设法……且把这套衣服换上。”

说话之间已由腰中解下一个布包，取出一套土蓝布衣裤。

薛镇山顺从地换了衣服，又见她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，道：“这是三十余颗易容丹，每次用一颗涂面，可使容颜尽改，每用一颗，可用一月，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大约足可赶到巫山了！”

她打开瓶塞，取出一颗大如黄豆的黑色药丸，放在掌心之中，用墓穴缝隙渗下的雨水调和起来，给薛镇山轻轻抹在脸上。

一切停当之后，方见她取出一面铜镜，恍然火折子笑道：“孩子，看看你自己。”

薛镇山就着铜镜看时，不由怔了怔，原来镜中出现的是一



个面目黝黑，皱纹隐现，是一副至少在三十余岁以上的脸庞。

那妇人收起铜镜，忽又有些黯然地道：“孩子，现在为娘要把本身真元内功贯注给你，一来为你打下日后习武的基础，二来助你早到巫山起云峰……”

薛镇山并不甚了然她话中之意，当下依着她的指示，在地上盘膝坐好，双目紧闭。

只觉一只手掌贴上了背后气海穴，那手掌象有吸力一般，立刻与自己的身子粘合在了一起。

而后，掌心中似有一股暖流透经走脉，流入了自己的体中。

薛镇山大吃一惊，想要挣扎呼叫，无奈此刻全身皆被那攻入体内的暖流所制，只觉四肢酸软，挣扎不动，呼叫不出。

那股暖流由缓而急，由涓涓细流变成了波涛汹涌，薛镇山只觉全身灼热，象要爆炸开来一般，然而，除了忍受之外，他却毫无办法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薛镇山只觉蕴聚体内的庞巨热流忽然一分为二，上行生死玄关，下闯任督二脉。

随之是轰了一声，昏了过去。

终于，他又悠悠地醒了过来，睁眼看时，不由大吃一惊！

墓穴中原来黑暗无光，但此刻他却看得纤毫毕现，澄澈空明，原来他尚不知他母亲已将数十年修为的内力真元，完全贯注给了他，助他打通了生死玄关与任督二脉。

随即，发觉了那妇人的尸体。

薛镇山啊的一声扑了过去，俯身看时，只见她面如白纸，双目深陷，早已气绝身死。

虽然他不懂武功，但他也知道了这样是怎么回事，禁不住